

没有电扇、空调的年月,消暑解热的家什只有扇子:蒲扇、团扇、鹅毛扇、折叠扇……五花八门的扇子中,蒲扇最适用。

躺在竹床上,微风习习中,才酣然入梦的我猛地被某只蚊子叮醒,随即“啪”的一声闷响,一把大蒲扇结实拍在了身上。蚊子拍没了,人仍旧迷迷糊糊,又睡了过去……

握住大蒲扇的是祖母干瘦、皴裂的手。

祖母的蒲扇又大又沉,究竟使用了多少时日,只有她自己清楚。直径一两尺的椭圆形扇子边缘,被一绺蓝色布条包裹着,扇面中间的地方还用碎花布打了一处补丁。为什么会这样呢?边缘是蒲扇最容易受损的部位,磕磕碰碰在所难免,用布条把边缘包上,预防破裂,是最妥当、便捷的手段。蒲扇的扇面叶脉凸突,布满褶皱,是风的源头,也受力最重,

日子久了,破损便“首当其冲”。扇面若破损太多,扇子就算废了,只能更换;扇面若破损不大,村里人通常的做法是寻块碎布盖住破损处,像补破衣裳一般,将它仔细地缝补起来,延长使用时间。而用东西向来小心谨慎的祖母,对待蒲扇自然越发郑重。

蒲扇摇

祁文斌

蒲扇如同家里的大门,成了祖母的随身物件。邻里串门、抑或寻找疯玩得忘了回家的我和弟弟,祖母一边颤颤巍巍地迈着碎步,一边竭力放开嗓子,呼唤着她两个孙儿的小名,那把老旧的蒲扇在她手里扑哧扑哧地摇晃……

蒲扇用途广,除了扇风

纳凉,在别的地方也能“登台亮相”。比如,夏天日头毒,在垆里走动,用蒲扇挡住额头,是最顺手的遮阳办法;秋冬季烧火做饭时,碰上柴草受潮,灶膛难起火,拿蒲扇朝火苗处来回扇几下,灶火刹那间便能豁然一亮,燃烧起来。也因而,许多人家的蒲扇

一份惬意从头到脚,沁人心脾。话匣子打开,拉家常,侃故事,天南地北、三皇五帝……浩渺的天际,数不尽的星星眨巴着眼睛;橙黄色的月亮里,吴刚的身影依稀可辨,他弯腰伐桂的斧声隐约约约,节奏鲜明。而陪伴这一切的,是夏夜里祖母的蒲扇,蒲扇在她手中被摇晃得不紧不慢,不疾不徐,不急不躁。

一把蒲扇立起来,差不多有我半人高,若是自己扇,还真有些力不从心。有时候,见祖母扇得顺畅、利落,我随手抢过来,使劲地摇动不了几下便觉着累,于是打心里佩服祖母:祖母怎么就能手不酸、气不喘,老半天地扇个不停?

炎炎夏日,是蒲扇传递了一份清凉,让懵懂的孩子和劳作之余的乡亲们怡然自得。而想起祖母以及祖母的蒲扇,我记忆里的童年渐趋美好,记忆里的故乡和时光也无比悠长。

死神曾经三次与我擦肩而过。

第一次,童年时贪吃,吃了变质的梭子蟹不幸中毒。身在乡下,无医无药,父母碾碎生绿豆用水调和,硬是把我从死亡线灌了回来。

第二次,少年时贪玩,夏天天下池塘洗澡解暑,一不小心滑入深水区。因不会游泳,脑袋瞬间发蒙,怎么“扑腾”也靠不了岸。呛了几口水才猛然清醒,不再惊慌失措,而是把头埋进水里,一个猛子扎了出来。

第三次,已是青年,早晨上班后到现场例行巡检。刚刚走过一台正在运转中的设

经历生死

肖成其

备,突然听到“咚”的一声,猛回头,发现设备螺杆内一根数米长的加管崩了出来,把5米开外的墙壁都撞了一个坑。而我刚刚走过去一米多远,如果晚一步,我的人生肯定定格在青年。

三次面临死亡都让我幸运地生存下来,是因为一次有人救,一次能自救,一次完全是侥幸。救人和自救是人的本能,侥幸是老天的眷顾。

有时候,危险来临只是瞬间的事;而有时候,也并非那么容易,如果不贪婪,平时工作到位,遵守安全制度,消除侥幸心理,就可以避免。

● 桐荫墨趣
扫帚
李新宇



扫帚有多种,各地不相同。可以用树枝做,也可用野草绑成。有一种植物叫“扫帚菜”,长起来圆圆一大丛,秋天砍一棵,绑起来就是一把扫帚。不过,各种扫帚相比较,还是用竹枝做的扫帚好。

投寄本报副刊稿件众多,凡手写稿件,恕不能退稿,烦请作者自留底稿。稿件一个月内未

启事

见报或未接反馈,作者可另行处理。感谢支持,欢迎投稿。投稿邮箱:jwbfbk@163.com

水下王国里,鱼王决定给小鱼崽们讲一次课。地点就选在湖岸边那片青幽幽的水面,那里常有埋伏的钓者打“窝子”。

上课时,鱼王在水草间巡游了一圈,随着鱼嘴一张一合,有气泡儿一串串地浮上水面。这时,水面瞬时垂下来几条鱼线,明晃晃的鱼钩上挂着几个颗粒饵。

“都看到了吧?水面上惦着钓你们的大有人在!”小鱼崽们瞪圆了惊骇的眼睛,鱼王继续说:“这种颗粒钩最常见,充其量只能算明枪,难防的是那些暗箭!先来个现身说法……”鱼王示意了一下,鲫鱼子捂着腮帮子扭捏着游了过来。

半月前,鲫鱼子在湖底发现了软糯香甜的鱼饵,它把鱼饵吞进了嘴,几经挣扎后才摆脱了锋利的鱼钩,鲫鱼子声泪俱下。听课的浪里白条却不以为然地撇起了嘴:“笨!”

鱼王觉着该给鱼崽们见识一下暗箭了,便摆着尾巴径直朝深水游去。它游到一堵由各种海竿鱼线组成的“墙”前停下了。“这些鱼饵有酸有甜还有酒香,但都是表象,里面包着的不是排钩串钩就是爆炸钩。”鱼王说着衔起一根水草,故意在几条鱼线上抽抽打打。只听“嗖嗖”几声,几条鱼线瞬间拉起,雾化了的鱼饵四下散开,果然露出了一个个明晃晃白森森的鱼钩在水下翻转。

“这就是你们今后最该提防的地方。”鱼王讲完课,鱼崽们纷纷散去,水下却突然掀起了阵阵波澜。原来是浪里白条不信邪,散场时顺带想偷吃一口落在水底的鱼饵。却不料那是条暗藏的串钩,嘴虽然侥幸躲过了,身子却被钩了个结实。浪里白条奋力挣脱,最后刚残了几处鳞片才算捡条命回来。它不敢与鱼王对视,捂着半个肩膀慌忙游跑了。

网络新词语

互联网寻回犬

肖能萍

“寻回犬”是以寻回猎物为任务的一种猎犬。而“互联网寻回犬”则是一类人对自己的调侃,这类人通常喜欢把互联网上的有趣事物分享给好友,以期得到好友的情感支持。

一些宠物犬出门遛弯时,总喜欢从外面捡东西

回家,甚至还会叨到主人面前,希望得到主人的奖励。而有些网友在网络冲浪之余,很喜欢把自己觉得有趣的内容分享给好友。他们虽然不会像宠物犬那样期待得到奖励,但内心总会对方能回应自己甚至有所共鸣抱有期待。

连载

一道街的小院儿

第一季 胡同人家 下部

王传林

二十九、单独听课的待遇

齐秀萍知道眼前的梁淑华比自己年轻,便忍不住说道:“梁指导员,你不懂。小陈她老头子不是个好东西,听说,他左一个,右一个地娶姨太太……反正,他们家的东西,我瞧着恶心!”

梁淑华一听,口气变得严厉起来:“齐秀萍同志,这些话都是谁告诉你的?小陈的性子急是不假,但她积极要求进步也是真的呀!

她现在主动靠近党组织,革命立场非常坚定。难道你心里一直把她看做是别人的姨太太吗?”

齐秀萍不服气道:“我,我说是事实。现在有您帮她说话,那我没法说了。”

梁淑华皱眉道:“齐姐,我,我真拿你没办法。”

梁淑华的调解没有成功,当天下午,齐秀萍又被叫到了常所长的办公室。

进了屋,只见常玉科和运丽慧坐在办公桌两侧,齐秀萍便坐在打横的那张空椅子上。运大姐观察着齐秀萍的神情,放缓语气道:“秀萍,你和小陈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?你要知道,现在,我们每个人都在主动改变自己,适应新时代、新环境,对不对?小陈以前的身份,大家都清楚,可如今她愿意改变自己,勇敢走出了家门,投身到革命队伍的大熔炉中,这本身就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。我们要从中看到积极意义,对不对?”

齐秀萍听着,不觉陷入深思。她下意识地伸手去摸

并没有带在身边的布包,忽然意识到自己是在派出所办公室里,忙又放下手。

“再说,这片儿的居民代表,只挑了你们四个人进培训班学习,说明你们都不是思想落后的旧社会妇女,中国是革命同志。为了新中国的建设,我们应该更好地互相理解、团结起来,是不是?”

常玉科在旁接口道:“齐姐,运大姐的话,你要用心去听啊。今天,我也算有机会和你单独听运大姐‘讲课’。别看小陈哭了鼻子,她可没捞着单独听课的机会。”

“那好啊,你们要是愿意听,那我就多说几句……”运大姐和藹地说道。“秀萍同志,你眼里不揉沙子,这是优点,但对待革命同志,不能得理不让人。同志间相处,要彼此多鼓劲,多包容,工作以外的事,更要多站在对方角度想一想。”

齐秀萍点头,看向运大姐道:“运大姐,您的意思我懂了。待会儿,我就去找小陈,向她赔礼道歉,那个大包袱,我背回家。”

五、流派艺术(2)

80后的苏继华是天津著名的白派京韵大鼓票友,曾获得“和平杯”鼓曲票友大赛冠军,他经常到中小学的非遗课堂义务教唱白派京韵大鼓,已坚持数年。

谈起京韵大鼓流派艺术,苏继华分享了自己的感受和见解,“有时候观众听这个演员唱得有味儿,他这个味儿从哪儿来?刘宝全老先生创立的刘派京韵大鼓,是少林派武功,特别的刚,特别的硬;骆玉笙老先生创造的骆派,是峨眉派武功,比较柔、比较婉转;白派,我把他比作武当派的武功,绵里藏针,柔中带刚。”

鲍震培(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、曲艺理论家)和李治邦(时任天津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协会会长),在采访中也分享了自己对于白派的所知所感。鲍震培说:“他(白云鹏)原来是说大书的,他看到刘宝全和张筱轩都唱短段儿火了以后,他就利用自己的嗓音条件另辟蹊径,要自创一派。”

李治邦介绍:“因为他(白云鹏)是一种云遮月的嗓子,就避免跟刘宝全比嗓子,

我们内行叫夯。他唱不了刘宝全那样金戈铁马的感觉,那种高腔特别大的,他选择了一个自己特别合适的感觉——低回婉转,所以他唱那种才子佳人、儿女情长比较多。”

“白派到现在有五代传人,传人也比较多,并且深受广大市民群众的喜欢,在天津有很多的票友。”鲍震培说。

观众如何欣赏白派?苏继华这样认为:“白派的特点,应该是那种怯音字,就是河北乡音,(这是)我们一般观众欣赏白派最重要的一点。”

提到传承,李治邦说:“白云鹏的徒弟比较少,收了一个女徒弟阎秋霞,阎秋霞就发挥了她师父的作用。但是阎秋霞是一位女声,所以阎秋霞在唱的过程中,在有些方面就有发展,所以白派的发展跟传承,阎秋霞功不可没。白派到了阎秋霞实际上就独树一帜一人了,下边就是赵学义老师这一代了。”

白云鹏独辟蹊径,以低回婉转、柔媚深情见长,他

连载

非遗系列节目

津门京韵 解说词

天津海河传媒中心 电视新闻部 周晓凌

“娇、巧、媚”的演唱风格,最擅于演绎儿女情长的“红楼”段儿,同刘宝全金戈铁马的“三国”段儿一起,共同完成了对京韵大鼓刚柔并济风格的塑造。京韵大鼓早期刘白张三大流派中,刘派、白派都有传人活跃在当今曲坛,而张筱轩的张派却鲜为人知,后继乏人。这位曾经声名显赫的曲坛名家,经历了怎样的人生际遇,他所创立的张派京韵大鼓,又如何湮没在历史长河中呢?

请关注下集。